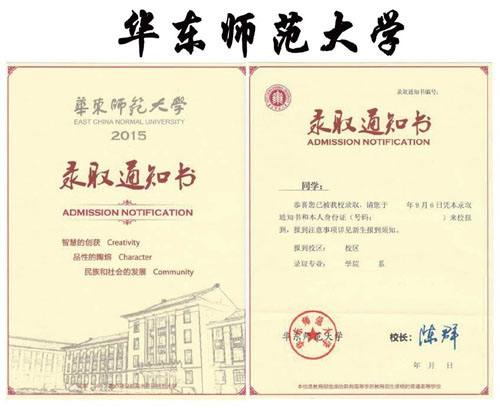
.



​叶军手里握着一个暖洋洋的烤红薯递给我。 “刚路过市区买的，快趁热吃吧。”他眼里的暖意像我手上的红薯，浓得化不开。 这时他手机响起，按下接听键，他转过身冲着电话那头不耐烦：“我正开车呢！有什么事不能回家再说？！” 看到这个男人对电话那头截然不同的态度，我垂头笑了。电话那头是他的老婆，和我同名同姓，也叫江玉梅。 我没有吃红薯，只是捧在手里，任它逐渐变凉。 思绪百转千回，回到了我15岁那年……

      那年我才十五岁，我的命运由于一个人而彻底改变。 那个时代，女孩能考上中师是咱们这种普通家庭的梦想。 我爸爸妈妈面朝黄土背朝天，起早贪黑，勤勤恳恳，他们仅有的希望是我能考上中师，今后当一名教师。 所以我尽力刻苦，每天复习功课到深夜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我的成果一直在年级独占鳌头。 中考结束，我胸有成竹。可那个火热的夏天里，录取通知书却迟迟没到。 我最后等来的，是落榜的音讯。而同村那个叫江小红的女孩，却考上了我梦寐以求的中师。 父亲蹲在门口，用力击打着手里的旱烟：“你不是说你考的很好吗？怎么连江小红这个学习差的都能考上，你却没考上？啊？！” 我咬着嘴唇，踢着脚下的石子，眼泪“吧嗒，吧嗒”掉下来。 我知道，落榜，意味着我失掉了全部机会。 家徒四壁，爸爸妈妈用双手刨食，我的未来只要一条路：打工，嫁人。像那个时代很多的乡村女孩相同。 我带着妈妈煮的十个鸡蛋加两百块钱，踏上了南下的列车。 谎报年龄之后，我顺畅成为一家工厂的流水线工人。 每天十二个小时站着作业，两周一倒班，没日没夜。 一个月后，我的双腿就变得浮肿，可是能怎么办呢？我咬牙坚持下来，一干就是两年。

      新年放假回家，我把赚到的钱全部交给了爸爸妈妈，父亲脸上的皱纹才一道道漾开。 可他依然惦记着我那没考上的中师：“人家江小红上五年出来就能端铁饭碗了，你恐怕要辛苦一辈子喽。” 回乡的兴奋，因父亲的话，一扫而空。 接近新年了，各行各业都在忙碌，邮递员也忙着在街头巷尾送信。他在我家门口停下喊了一声：“江玉梅，深圳的来信！” 我跑出来接过信，是我在深圳一同打工的朋友寄来的。 “咦，这还有一封你的信。”邮递员皱眉看了看，“姓名是江玉梅，可地址不是你家的。” 信封上写的地址是江庄村235号，而我家是50号。 “235号，235号……”我在脑子里飞快滚动，“是江小红家！可为什么是我的姓名？” 邮递员忙着分拣信件，我以为只是写错了地址，便拿着两封信跑回家。 吃晚饭时，我无意跟爸爸妈妈说起了这事。 父亲停下手中的筷子：“把信给我看看。” 接过信，他“哗”的一声撕开，看完把信狠狠地扔到地上，眼眶因恼怒而通红：“我就说嘛！她江小红怎么能考得过我女儿！” 捡起地上的信，只见信纸上印着某师范的字样，而称呼却是我的姓名：江玉梅。 “这个师范怎么会写信给我？” “你这傻丫头，信是江小红的师范寄来的，信的地址写了江小红家，姓名却写了你的姓名……你的选取通知书被人截胡了！你的姓名也被人冒用了！”从来没见过父亲如此激动，我愣住了。 “他爸，这怎么可能呢？”母亲一会儿站起来。 “你别忘了，江小红有个舅舅是在县里管那方面的！”父亲猛抽了一口烟，呛得他直咳嗽，“明日我就去县城！他娘的……” 这个新年，他人家炮竹声声，喜气洋洋，而我家却被一片愁云笼罩着。 新年期间，父亲去了县城，可各个单位都在放假。别说找到管事的了，连个鬼都没见到。 父亲没有抛弃。 为了女儿的前途，他三番五次朝县城跑。 可是父亲一介农民，无权无势；屡次碰壁就算了，还常常被人像打发叫花子相同赶出来。 整整一年，眼看着家里菲薄的积储都花在了路上，却一点成效也没有，咱们全家绝望地抛弃了。

       我只能再次外出打工。 此后我做过流水线工人，在饭店端过盘子，在冷库做过海鲜分拣，在超市做过收银。 这些作业我都做得不持久，由于我仍是不能屈服于命运的安排。读书这条路走不通，总得换一条生路下去。 一晃就到了2002年，这一年我二十一岁。 看到路上的轿车越来越多，我脑子里生出一个主意，我要学一门手工。 我找到在市里一家汽修厂打工的表哥，说明来意。他“噗嗤”一声笑了出来：“就你？还是赶紧回家嫁人吧，你看在这修车的都是大老爷们，你一个姑娘家，在这里不像话。” 我却坚决了决计，跟他软磨硬泡。 表哥一脸严肃：“就算我容许你，咱们老板也未必容许啊。我只能带你去试试，剩下的就靠你自己了。” 汽修厂老板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人，看起来慈祥温和。想到表哥的话，我决定换个思路，我说自己从乡村来投奔表哥，想找份作业，打扫卫生、煮饭都行。 老板想了想：“可以，我这儿正好缺一个煮饭的，可是你得煮饭给那么多人吃，能吃得了这个苦吗？”他指了指外面十几个汽修工人。 我点头如捣蒜。 就这样，我如愿以偿留在了汽修厂。

      每天做完饭，我匆匆扒拉几口，就跑去看他们修车。 他人都讪笑我：“没事往大老爷们身边凑啥？”只要表哥知道我的来意，他总会悄悄教我。 那天，我正蹲在地上看修车，手里还拿一个小本子记着。老板忽然走到我死后，我吓得跳了起来。 他看起来有些生气：“不好好煮饭，在这儿做什么？各司其职的意思你明白吗？” 听到老板的责备，我索性豁了出去。我声泪俱下地对他讲了我的遭受，还有我的梦想。 老板听了，很怜惜我，还夸我有主意，赞同我做完饭就可以来学习，可是我的薪酬要减掉一半。 我高兴地一口容许下来。 我拿出初中时学习的劲头儿，勤加动手，在一群大老爷们的荤段子和汽油味里浸泡了两年。 两年后，我拿出一切积储，和表哥合伙在郊区开了一家小小的轿车修理店。 既然别人夺走我的铁饭碗，我就给自己创造一个。

     轻活、杂活我来干，重活、累活表哥干。我们合伙开的小店凭着杰出的效劳，过硬的技能和合理的价格，逐渐有了回头客。 年底一策画，这一年的利润比我在工厂里打工要多三四倍！这坚决了我持续尽力的决计。 这一年我二十四岁了，家里催着我回去相亲。在咱们老家，女性成婚、生孩子，在家里守着一亩三分田是不移至理的。 而我，却不想过那样的日子。从前失掉的，我要替自己找回来。 汽修店开了十来年。逐渐做大，还在别处又开了好几家。我再也不必趴在车底修车、弄得满身油污了，由于店里招了工人。 表哥结了婚，有了孩子，而我变成了他人口中的“老姑娘”。我和表哥每人分担三四家店，每天忙得焦头烂额。 我从前谈过一个男朋友，可他却被我一天二十四小时待命作业的状态给吓跑了。 这时，叶军出现在我面前。 他开租借，偶尔来我店里洗车、做保养。 他这样的男人，我根本就没介意。直到那天他接了一个电话，提到一个姓名：江玉梅。 我灵敏地竖起耳朵，这些年，江玉梅这个姓名时间伴随着我，却又时常出现在我的噩梦里。 我问他：“江玉梅是谁啊？这个姓名好耳熟。” 男人毫无防备之心，也许是租借车司机惯有的“话唠”本性，他喋喋不休跟我讲起来。 “江玉梅是我老婆，她是某小学的教师。她老家是李子县江家庄，哦，就是那个出了名的贫困村。”他目光里带点不屑。 “巧了啊，我也是李子县的。”我笑着说，知道他老婆就是那个，截取我通知书的江小红。 “哦，哦，那咱们算半个老乡呢！”男人套着近乎。 那次修车，我给叶军打了五折。 此后，他便成了店里的常客，有事没事都会过来，还会带点路上买来的小吃：糖炒栗子、卤花生，烤玉米。 一来二去咱们变得熟悉起来。也许是我成心透露自己单身的信息，也许是我有意无意中含糊的目光。 是的。我对二十年前的事仍是耿耿于怀。 叶军看我的眼光也有了不同的意味：“你说相同都是李子县出来的，我老婆就比你差远了。” 我垂头笑了笑：“你老婆是教师，多好的工作啊。” 他摇摇头：“我不是说她工作不好，可你不知道，她赚的那点钱都拿去给她爸爸妈妈治病了，几乎就是无底洞啊……” 叶军对我的关心，对老婆的抱怨，让我莫名生出一种报复后的快感。

    我抽暇回老家看望爸爸妈妈，母亲又提起江小红。 “那个江小红如同过得也不太好，传闻他男人不正经，常常打她。她爸妈常年患病，她赚的钱都拿去给他们治病了，如同惹得男人挺不满的……” 我没说话，这些，我早就从叶军那里传闻了。 午饭后，我沿着乡间小路漫步，迎面走来一个女性。 她戴着帽子，帽檐压得很低。我和她擦肩而过，看到她脸上青一块紫一块，她只管垂头走路，如同没看到我。 而我却认出了她。她看起来比同龄人衰老许多。那一刻，我脑子里俄然蹦出来三个字：算了吧。 我不再担任叶军常去的那家汽修店，把它交给了表哥打理。 2016年，我交了男友。他是我生意上知道的一个轿车用品代理商。两人都很忙，所以不会互相抱怨。 午夜梦回，我时常会想，我现在过得很好，所以对江小红恨意全无；倘若我现在过得不如她呢？我会不会怨恨她一辈子？ 好在，我顽强、不认输、肯吃苦的性情，让我有了改写命运的机会。

    有时候真想说一句，天道循环，报应不爽。